

# 陰陽眼藝術家劉學成： 有時候人鬼分不清

## 劉學成小檔案

出生年份：1979  
家庭狀況：單身  
學歷：藝術系碩士畢業  
職業：藝術家/藝術教育工作者  
人生格言：生命中最大的浪費  
是不快樂

▶ 本地藝術家劉學成擁有陰陽眼，自小看穿「異度空間」。  
(陳縱宇攝)



## 訪談錄

撰文：潘天惠 alessiopoon@hkej.com

平生不作虧心事，夜半敲門也不驚。如果你看到「啲啲嘢」就在隔離，陰魂不散，你能當作若無其事，抑或早已拔足狂奔呢？

「啲啲嘢」，又稱鬼、亡靈、污糟嘢、魂魄、靈體，老一輩會說「丫烏」。古往今來，不分中西，總有人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「啲啲嘢」，擁有陰陽眼的藝術家劉學成坦言：「細細個根本唔識驚。」

他一邊埋頭藝術，一邊見鬼說鬼，不是想做第二個雲海，無非是借此訴說時間與空間的故事，帶我們深入了解歷史底蘊。

1979年出生的劉學成，人稱成成，母親是業餘藝術愛好者，耳濡目染下慢慢愛上書畫，自小在書盤長大，個性文靜，從來不喜歡到街上流連，唯獨文史哲的書籍愛不釋手。「哈哈，別家小孩的媽媽擔心兒子不歸家，我媽媽常常叫我出街打波，但我只愛好閱讀，明清小說、戲曲、章回小說等等，對日後的藝術創作影響巨大。」

他是傳統名校聖保羅書院畢業生，卻謙稱成績麻麻。「同學個個只願讀書，夢想日後做四師，心付他們根本沒有人生，而我就是遊戲人間，享受一段愉快的讀書生涯，戲劇、中樂、歷史學會，什麼都搞一餐。」

劉學成中學畢業遠赴澳洲取得平面設計文憑，然後考獲香港藝術中心藝術學院的藝術文憑，再拿到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純藝術學士和碩士學位。

## 視鬼為精神病患者

與旁人不同的，又豈止對藝術的投入，劉學成也忘了從何開始，可通過「第三隻眼」看世界。「小時候，未必知道是人是鬼，也不會害怕，只是覺得他們行為、樣子很奇怪，通常都在街上碰到，加上年少無知，記得媽媽說過不正常的人叫「精神病患者」，所以一律把他們歸類為「精神病患者」。」他輕鬆地說。

「人漸大，我發覺有點莫名其妙，為何那些東西只有我看到，其他人卻看不到，於是千方百計探求真相，原來那些『朋友』叫鬼，只是與我們生存在不同空間而已。」

劉學成笑言，近年見得愈來愈少，記者問莫非兒時時運低？「非也，中小學都見過，但見得最多是大學期間，未必同時運高低有關，可能關乎到個人的意志力，當時我處於人生的探索階段，所以較容易接遇到他們。」

未知是否「鬼」已融入廣東語言文化，記者與劉學成不僅沒有談「鬼」色變，更聊得好「鬼」輕鬆。「有沒有接觸？噢，我不會主動跟他們溝通，但他們曾經嘗試同我溝通，多數情況我會拒絕，而且我從來不會同他們有眼神交流，記得有位『女士』幾乎同我頭貼頭，一直在我耳邊想說話，但我堅持轉頭避開她。」

熟朋友早知他的特異功能，對他一些古怪行徑早已見怪不怪。「如果他們見到我有異樣，知道當時我又見到那些東西，一般都不太理會我，不熟悉的話，可能覺得我有點怪。」

就在記者跟他進行訪問的藝穗會房間內，他曾在朋友離座後，從鏡子倒影見到一個光頭叔叔，「因為當時距離太近，有點不安，我要離開房間一會兒，反而那朋友知道後沒什麼感覺，只說：『吓，你又見到喇！』哈哈！」

## 大部分鬼沒有聲音

有人覺得鬼是腦電波，也有人覺得是冤魂不息，但劉學成隨遇而安，見人當然講人話，見鬼也絕不講鬼話。「我不覺得



▲ 展覽開幕日，熱愛藝術的劉母（中）現身為劉學成（左）打氣，右為是次展覽的策展人、香港藝穗會創辦人及總監謝俊興。（藝穗會圖片）

他們會傷害我，所以也沒想過要向任何人求助（你聽得懂他們的語言？）對我來說，他們好像在鬼食泥，說一種無法明白的鄉下話，但是大部分都是沒聲音的。」

「鬼，在不同宗教有不同理解，可能是空間重疊，我們在同一時間碰上，擦肩而過。」鬼沒有擋住他的眼睛，反而打開了他的心眼。「每次見到靈體，通常都同創作有關，記得以前在韓國交流4個月，我在荒島上見到很多小孩，後來才知日佔時間那兒有間孤兒院，大批韓國小孩被日軍屠殺，對我的感受和思維刺激很大。」

「有些靈體像一團霧，你如何用視覺藝術呈現出來給公眾是不簡單，畢竟單靠語言去形容，未必足夠，以前也試過把靈感用在雕塑作品之上，今次比之前更具像，像黑紗像一個頭在半空中出現，現在擺放的位置，就是他們曾經出現過的位置。」他的個展「目睹以外現象錄」（Between Art & Other Worlds）正在藝穗會舉行（至8月31日）。「鬼真係咁可怕？我不是要用作品去嚇人，而是通過藝術去訴說歷史，今次展覽也不會讓人覺得恐怖。」

## 鬼故團志在講歷史

劉學成既會入戲院睇恐怖片，也會帶鬼故團，目的不是帶人去撞鬼。「靈界故事始終較吸引香港人，我帶歷史文化團，大約20至30人，鬼故團就60至70人，夜麻麻我被重重包圍，有時連人是鬼也分不清，但不理人定鬼，我一路照講。說到尾，鬼故團都是想講歷史，哪怕是道聽途說的口述歷史。」



▲ 劉學成平日會帶鬼故團，但不會透露自己擁有陰陽眼。（受訪者圖片）

「我們在同一個空間，我話見到鬼，你可以唔信，但是否代表假呢？你見不到就是假？可能只是純粹的個人選擇，你選擇相信，他選擇不去相信，未必有答案，像我們今日身處的香港，真假分不清，是非黑白難辨。」現實是，很多人比鬼更可怕兼可憎，可喜的是，出現在他身邊的都是可敬而可愛的人。

「我人生中3個最愛的人是爸爸、媽媽和祖母，可惜其中兩個已不在人世，真是傷感……」子欲養而親不在，他是性情中人，說到至親也不禁眼紅紅。「生老病死，無法迴避，不捨歸不捨，我想感謝他們供書教學，讓我選擇走上藝術路，令我的人生有點不一樣，自問當年很任性，感謝父母容許我任性！」

「在澳洲，我開頭修讀設計，第二年毅然停學一年，一個人到歐洲流浪一年，想試試尋找什麼是藝術。」家永遠是避風港，劉學成憶起亡父的話：「父親同藝術風馬牛不相及，但很支持我走這條路，他說在這個世界上所有存在的東西都有其意義，藝術千百年來沒消失，因它有存在價值，這話刻骨銘心，感動窩心。」

他的陰陽眼不是人人有，但他的處世之道人人都可以「學有所成」。「創作低調？好似成日都有，又好似無也，其實我是一個樂天知命的人，無論處境多沮喪都可以笑餐飽，就像這展覽前一夜我們做到凌晨3時多，我都是邊做邊笑，狂笑了一段時間，別人問我笑什麼，我說如果我不笑就會哭，所以選擇笑，就不用哭。」人生是笑住走抑或哭着爬，悉隨尊便，但他會一笑置之。



▲ 劉學成兒時照片，公子哥兒的帥氣迫人。（受訪者圖片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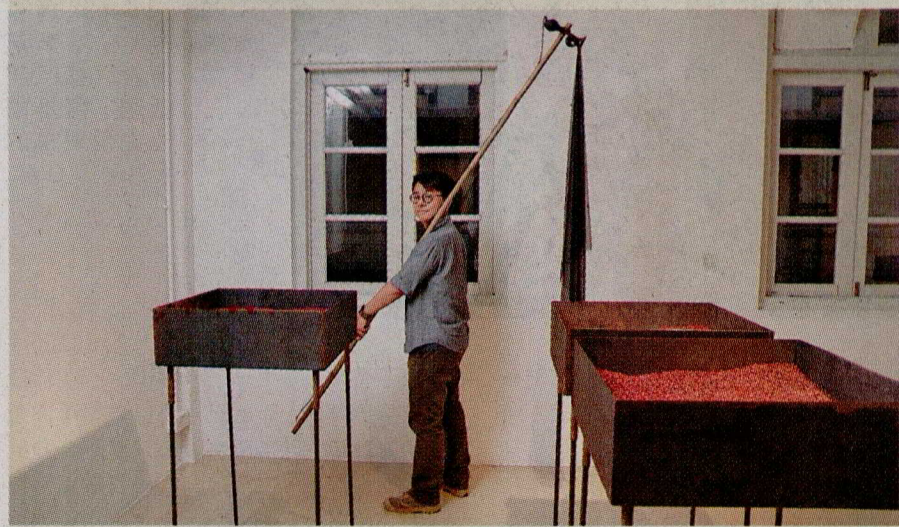
## 一級歷史建築故事

看通陰陽界的本地藝術家劉學成，首次在藝穗會舉行個人展覽，不是要同主題公園打對台，是故，「目睹以外現象錄」展覽無意嚇你一跳，其中展品《白》、《紅豆》和《冰糖》貫穿古今，引伸出牛奶公司的百年歷史。

藝穗會35年前進駐現時這座大樓，大樓本為1892年落成的舊牛奶公司總部、貨倉和經理住所，歷史悠久，日佔時期曾被日軍掠奪清倉，及後被成功活化，現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。《紅豆》的意念是來自扶乩，一種道家邀請神靈問卜的方法，以紅豆代沙，其實沙盤是媒介，接見不到

的力量，藉此邀請觀眾參與其中。」劉學成簡單介紹展品《紅豆》。根據牛奶公司藏書記載，二戰日軍投降後，員工在倉庫內發現紅豆和冰糖，在飢腸轆轆的情況下，人們無不為之興奮，當時那些珍貴的糧食不知救活了多少人。說牛奶公司當然不能沒有牛奶，展品《白》既成形也無形，用玻璃杯裝了水，加入白色顏料，像牛奶一樣白，一樣輕盈。

今次活動是賽馬會文化保育領袖計劃的一部分，即將為藝穗會進行第11次復修工程，想記住藝穗會翻新前的面貌？是次展覽正好提供一個絕佳的機會。



▲ 劉學成首次在藝穗會舉行個展，圖為其中一件展品《紅豆》，意念來自道教的扶乩，以紅豆代沙。（陳縱宇攝）



▶ 雖然劉學成小時候文靜，但長大後熱愛運動，曬得一身陽光膚色，也曾拿過龍舟賽事的獎盃。（受訪者圖片）



▶ 他熱愛藝術、熱愛人生，不時四處去，尋找靈感。（受訪者圖片）